

聞喜縣志卷之

人物下

續傳

宋

趙鼎字元鎮少孤力學崇寧五年進士對策言章惇誤國累官河南洛陽令宰相吳敏知其能擢開封士曹議割三鎮鼎曰祖宗之地不可與人何庸議已而議立張邦昌鼎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除戶部員外郎知樞密院張浚薦之除司勳郎官幸建康言宜以六宮所止爲行宮車駕所止爲行在擇精兵以備儀衛其餘兵將分布江淮使敵莫測巡幸之定所上納之應

詔言自熙寧閒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  
闢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  
學敗壞人才至崇寧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  
政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廟庭  
而京之黨未除乃罷安石配享擢右司諫又遷殿中侍  
御史王德擅殺韓世忠將而世忠亦奪建康守府解鼎  
言德總兵在外專殺無忌此而不治孰不可爲命鼎鞫  
德鼎又請下詔切責世忠而指取其將吏治罪諸將肅  
然上曰肅宗興靈武得一李勉朝廷始尊今朕得卿無  
愧昔人矣中丞范宗尹言故事無自司諫遷殿中者上

曰鼎在言路極舉職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有六遂遷侍御史幸會稽鼎陳戰守避三策拜御史中丞請督王璦進軍宣州周望分軍出廣德劉光世渡江駐蘄黃爲邀擊之計又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地荆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公安爲行闕而屯重兵於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韓世忠勝於黃天蕩宰相呂頤浩請幸浙西下詔親征鼎以爲不可輕舉頤浩惡其異已改翰林學士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言

陛下有聽納之誠而宰相陳拒諫之說陛下有眷待臺臣之意而宰相挾挫沮言官之威堅卧不出疏頤浩過失凡千言上罷頤浩詔鼎復爲中丞曰朕每聞前朝忠諫臣恨不之識今於卿見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金人攻楚州鼎奏遣張浚往援之浚不行楚遂陷金畱淮上范宗尹奏敵未必能再渡鼎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三省常以敵退援人才修政事密院常虞敵至申軍律治甲兵卽兩得之鼎以楚州之失上章丐去會辛企宗除節度使鼎言企宗非軍功遂出奉祠除知平江府尋改建康又移洪州京西招撫使李橫欲

用兵復東京鼎言橫烏合之衆不能當敵恐遂失襄陽  
已而橫戰不利走襄陽竟陷召拜叅知政事宰相朱勝  
非議取襄陽上問岳飛可使否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  
飛者簽樞徐俯異議飛出師竟復襄陽鼎乞令韓世忠  
屯泗上劉光世出陳蔡光世請入奏俯欲許之鼎不可  
僞齊宿遷令來歸俯欲斬送劉豫鼎復爭之俯求去朱  
勝非兼知樞密院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  
知由是爲勝非所忌除知樞密院川陝宣撫使鼎辭上  
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時  
吳玠爲宣撫副使鼎奏臣與玠同事或節制之耶乃改

都督川陝諸軍事鼎條奏勝非多沮抑之鼎上書言頃  
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  
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  
今臣無浚之功而當其任其能免於紛紛乎又言臣請  
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齎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  
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衷所陳已艱難况在萬里之  
外乎會邊報沓至鼎每陳用兵大計及朝辭上曰卿豈  
可遠去當遂相卿九月拜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制下朝士相慶時劉豫子麟與金  
合兵入鼎論戰禦之計諸將各異議獨張浚以爲當進

討鼎是其言有勸他幸者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上亦欲臨江決戰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成功可必於是詔張浚援韓世忠而命劉光世移軍建康且促世忠進兵世忠至揚州大破金人於大儀鎮方警報交馳劉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爲他人任患世忠亦謂人曰趙丞相真敢爲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閒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卽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及捷音日至車駕至平江下詔聲劉豫罪欲自將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於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豫猶遣其子

豈可煩至尊耶乃止張浚久廢鼎言浚可大任乃召除  
樞密院命往江上視師時敵兵久駐淮南謀北歸鼎曰  
金人無能爲矣命諸將邀諸淮連敗之金人遁去上謂  
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  
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焉或問鼎曰  
公頃言金不足畏何耶鼎曰敵衆雖盛然以豫邀而來  
非本心戰必不力以是知其不足畏也鼎奏金人遁歸  
尤當博采羣言爲善後計詔呂頤浩等議之五年還臨  
安晉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鼎以政事先後及人才所  
當召用者條置座右次第奏行薦范冲爲翊善朱震爲

贊讀朝論謂二人極天下之選監修神宗哲宗二史是非各得其正上親書忠正德文四字賜鼎又以御書尙書一帙賜之曰書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所以賜卿欲共由斯道疏謝劉麟劉猊分路入寇時張浚屯盱眙楊沂中屯泗韓世忠屯楚岳飛駐鄂劉光世駐廬淞江上下無兵上與鼎以爲憂鼎移書浚欲令浚與沂中合兵勦敵光世乞捨廬退保采石鼎奏曰官軍與豫戰不能勝或更退守何以立國今賊已渡淮當亟遣張浚合光世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畱上善其策詔二將進兵浚軍至藕塘與猊戰大敗之鼎命沂中趨合肥以會光

世光世已乘廬鼎曰上詔浚有不用命者聽以軍法從事光世大駭復進至肥河與麟戰破之麟猊拔柵遁去浚在江上嘗遣其屬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上謂鼎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後浚論事語意微侵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閒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畱臣當去上曰俟浚歸議之浚嘗奏乞幸建康而鼎與折彥質請回臨安浚還乞乘勝攻河南且罷劉光世軍政鼎言擒豫固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侵乎光世累世爲將無故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鼎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

府七年幸建康罷劉光世以王德爲都統制酈瓊副之  
並聽叅謀呂祉節制以全軍降僞齊浚引咎去位召鼎  
入對拜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上  
言淮西報初至朕不爲動鼎曰今見諸將尤須靜以待  
之不然益增其驕蹇之心臺諫交論淮西無備鼎曰行  
朝擁兵十萬敵騎直來自足抗之設有他虞鼎身任其  
責淮西迄無警鼎嘗乞降詔安撫淮西上曰俟行遣張  
浚下罪己詔鼎言浚已落職上曰浚罪當遠竄鼎奏浚  
母老且有勤王功已而內批謫浚嶺南鼎畱不下詰旦  
約同列抃解猶未釋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凡人

計慮豈不欲萬全倘因一失便寘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乃解鼎再相或議其無所施設鼎聞之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加攻砭必傷元氣矣劉豫廢鼎遣間招河南守將多舉城或率部曲來歸得精兵萬餘馬數千上喜曰朕嘗慮江淮數百里備禦空虛今得此軍可無患矣金議和朝論以爲不可信鼎曰羣臣憤懣出於愛君不可以爲罪宜以不得已諭之上從其言羣議遂息時欲抵潘良貴罪併逐常同鼎奏向子諲雖無罪而同與良貴不宜逐二人竟出給事中張致遠不書黃上顧

鼎曰固知致遠必繳駁鼎問何也上曰與諸人善蓋已  
有先入之言由是不樂於鼎矣秦檜繼畱身奏事旣出  
鼎問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相不樂耳御筆璩除節鉞  
封國公鼎奏建國雖未正名天下皆知陛下有子在今  
禮數不得不異所以繫人心也鼎嘗闢和議與檜意不  
合及鼎爭璩檜乘閒擠之又薦蕭振爲侍御史振本鼎  
所引及入臺劾罷參知政事劉大中鼎曰振意不在大  
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爲去就會殿中  
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言戒出趙鼎意鼎引疾求  
免言大中持正論爲章惇蔡京之黨所嫉臣議論出處

與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畱乃以忠武節度使出知紹興府尋加檢校少傅改奉國軍節度使檜率執政往餞鼎不爲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鼎旣去王庶入對上曰趙鼎兩爲相於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鑿無患他人所不及也先是王倫使金從鼎受使指鼎曰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爲界二事或不從則已至是倫與金使俱來以撫諭江南爲名上歎息謂庶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初駕還臨安內侍移竹栽入內鼎責曰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耶因奏其事上改容

謝之戶部官進錢鼎召至相府切責之翌日聞上遂出  
爲郡鼎嘗薦胡寅魏玘晏敦復潘良貴呂本中張致遠  
等數十人暨再相奏曰今清議所與如劉大本胡寅呂  
本中常同林季仲之流能用之乎妬賢長惡如趙霈胡  
世將周秘陳公輔之徒能去之乎乃徙世將而公輔等  
尋補外上嘗中批二人付朝堂升擢鼎奏疎遠小臣何  
由得其姓名上謂常同實稱之鼎曰同知其賢何不露  
章薦引始浚薦秦檜可與共大事鼎再相亦以爲言然  
檜機穽深險外和而中異浚初求去有旨召鼎鼎至越  
丐祠檜惡其逼己徙知泉州又諷謝祖信論之遂奪節

御史中丞王次翁又論之命提舉洞霄宮鼎自泉州歸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諷次翁又論之謫居興化軍論者猶不已移漳州又謫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有問者但引咎而已中丞詹大方又誣之移吉陽軍鼎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在吉陽三年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米檜知之命本軍月具存亡申鼎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至是書銘旌

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屬其子乞  
歸葬遂不食而死時紹興十七年也天下聞而悲之明  
年得歸葬衢州孝宗諡忠簡贈太傅追封豐國公後配  
享高宗廟庭擢其孫十有二人鼎爲文渾然天成凡高  
宗處分軍國機事多其視草有高宗日曆一百卷神宗  
日錄二百卷忠正德文集十卷得全居士集二卷祀鄉  
賢又祀忠孝祠通志載人物

遼

王從太原瑯琊王後封千戶侯賜金牌鎮守河東遂占籍  
聞喜爲王氏始祖孫支繁衍稷山垣曲介休張蘭鎮王